牧令書輯要

牧令書輯要卷十目錄

事彙

憲綱

牧令書輯要卷十目錄終

牧令書輯要卷十

安肅徐　棟致初原編
豐順丁日昌雨生選評

、事彙

外攘內安斯教養裕而政無餘矣顧致用不厭其詳而推類必要於盡凡有事關牧民而分之不能悉分者總歸一編附於各類之後曰事彙庶無不全不備之憾云

館舍街道橋梁官樹之政　　顧炎武

讀孫樵書褒城驛壁乃知其有沼有魚有舟讀杜子美秦州雜詩又知其驛之有池有林有竹今之驛舍殆於

隸人之垣矣予見天下州之爲唐舊治者其城郭必皆寬廣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爲唐舊㮊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時彌近者制彌陋此又樵記中所謂州縣皆驛而人情之苟且十百於前代矣然今日所以百事皆廢者正緣國家取州縣之財纖毫盡歸之於上而吏與民交困遂無以爲修舉之資延陵季子遊於晉曰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說苑又不獨人情之苟且也漢制官寺鄉亭漏敗牆垣阤壞不治者不勝任先自劾古人所以百廢具舉者以此

古之王者於國中之道路則有條狼氏滌除道上之狼扈而使之潔清於郊外之道路則有野廬氏達之四畿

合方氏達之天下使之津梁相湊不得陷絕而又有道師以巡其道修候人以掌其方之道治至於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則舟車所至人力所通無不蕩蕩平平者矣晉文之霸也亦曰司空以時平易道路而道路若塞川無舟梁單子以卜陳靈之亡自天街不正王路傾危溝瀆徧於郊關污穢鍾於轅轂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焉顧之潸焉出涕其斯之謂與說苑楚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以莊王之霸而留意於一巷之溝此以知其勤民矣

唐六典凡天下造舟之梁四河則蒲津太陽河陽雒則孝義石柱之梁

四雒則天津永濟中橋灞則灞橋木柱之梁三皆渭水便橋中渭橋東渭橋巨梁十有一皆國工修之此舉京都之衝要其餘皆所管州縣隨時營葺其大津無梁皆給船人量其大小難易以定其差等今畿甸荒蕪橋梁廢壞雄莫之閒秋水時至年年陷絕曳輪招舟無賴之徒藉以爲利濟涉之子勒索客錢至煩章劾司空不修長吏不問亦已久矣況於邊陲之遠能望如趙充國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從枕席上過師哉五代史王周爲義武節度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爲治其橋此又當今有司之所愧也

周禮野廬氏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國語單襄

公述周制以告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釋名曰古者列樹以表道道有夾溝以通水潦古人於官道之旁必皆種樹以記里至以蔭行旅是以南土之棠召伯所茇道周之杜君子來遊固已宣美風謠流恩後嗣子路治蒲樹木甚茂子產相鄭桃李垂街下至隋唐之代而官槐官柳亦多見之詩篇猶是人存政舉之效近代政廢法弛任人所伐周道如砥若彼濯濯而官無勿翦之思民鮮侯甸之芘矣後漢百官志將作大匠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土木之功並樹桐梓之類列於道側是昔人固有專職後周書韋孝寬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頹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

州勅部內當堠處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芘蔭。周文帝後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册府元龜。唐元宗開元二十八年、於兩京路及城中苑內種果樹。鄭審有奉使巡簡兩京路種果樹事畢入奏詩代宗永泰二年、種城內六街樹。中朝故事曰天街兩畔槐木俗號爲槐衙曲江池畔多柳亦號爲柳衙以其成行排立也舊唐書吳湊傳、官街樹缺、所司植榆以補之。湊曰、榆非九衢之玩。命易之以槐。及槐陰成而湊卒、人指樹而懷之。周禮朝士注曰、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淮南子註同然則今日之官、其無可懷之政也久矣。

潘杓燦

修創最爲難事。然亦有要緊公廨城隍以及文廟校士館貢院演武廳之類。恣其倒塌。避嫌勿修。非公心也。如欲舉行。必須先期估計工食料作等費。開立册簿。若大興大造。須先申詳上司。詳准方行。小修小葺。宜於詞訟公罰中取之。有犯罪輕者。責令買甎瓦若干。木石灰釘若干。明白交與管工人役。入册登記。毋得折銀入庫。以生嫌疑。其貧無力者。罰令助工數日亦可

城署　　王植

城池衙署祠宇公所及庫倉監獄之屬。官事無非家事。不可謂力所難任。遂傳舍視之也。余每至一邑。城垣祠宇。或自捐。或倡捐。或請帑。或詳允。或即行。雖重用民力。

行有急緩皆不敢任其頹敝也余每初至閱庫必盡出其所儲一一撿閱宜存者逐件封固加封年久敝壞之物無關緊要者或賞獄囚乞丐或命焚之更有年久已結命盜案內諸兇物即命瘞而藏之乃另爲庫簿加硃存案凡獄囚冬夏宜恤宜備等事常先事諭行迨憲文至而余行在先即柵示人犯常早發放一二日不待滿限也若倉儲獄囚不時親行省視屋宇宜修者即命修之一則免倉儲黴變胥役漁監犯疏虞獄卒肆虐諸弊亦毋令觀風者覘其境內諸事因循貽譏皆範也

急事用惠　　黃可潤

河工緊急之時用威不如用惠余常取庫錢百十千分

置堤上買料僱工急時輒用之故民踴躍而無廢事辦大差亦然

驛站　潘杓燦

驛遞通傳使命文移事爲要緊日逐過客須有勘合方准供應查點動用器物審其成造年月一有損缺籌畫補添因徒審其發到時日冒替買放當爲勾回官房舍鋪倒塌者酌爲修葺廩給人夫必遵照糧單支給毋使虛冒一應上司按臨遞解錢糧先期關白下程護送必須整齊嚴肅毋使誤事其在沿河大路有兵馬過往人夫船隻應付須要豫先准備毋使等候以致騷擾地方其關文馬匹鹽菜更有火牌勘合務必按數供應若爲

數繁多又無豫備之項者凡知照一到即爲具文詳請院司應動支何項錢糧批准何項即行應付事畢造册請銷達部其中經承大有侵冒須親自勤慎細心察訪衝陸之驛重在養馬經制夫馬固有定數然馬之宜添宜省夫之應汰應留與用馬之必均則又當揆時度勢立法稽査務期人畜咸宜供頓無誤蓋時當差繁則須墊料添馬以節其力馬力得節雖有墊補之拮据而可免倒斃之買賠是以增爲省也時至差少則減汰瘦瘠省草省料以備差繁之添墊是以省爲增也若驛中馬夫名目不一有名喂馬夫專管養馬有名馬牌子專管送差有名探馬專管打探往來差使其所給工食有二三四分不等其所喂

之馬有一二三匹不等在牌子探馬但期足用可以循例惟喂馬之夫大宜裁去併食使身心專一不可因循故習漫無斟酌大約一面大槽可喂四馬一夫可管二槽馬夫雖係小戶一家丁口約以四人爲率每人須食二分給與工食非八分不可宜於馬廠之中多蓋房屋令其攜帶妻子入廠同住晝夜與馬不離工食照數給足則不俟他營自然專心全家以養馬爲命自然協力而喂無不盡善矣至於用馬之法均則無力之病死之患益馬之良劣不一有官坐者力德俱全宜伺候官長有大差者力勝而性未馴宜負重急行有小差者性馴而力怯宜供往來乘坐各須因材均用大凡差使人員

無不欲騎良馬而馬牌子隨馬送差途中馬有蹶失多受鞭扑故每檢官坐送差而駑劣者多置不用於是良馬差盡力竭而病駑劣不用凝發而驕供頓恆苦不給法宜立簿給驛令其逐日註差塡報不時稽査備用馬不勻卽喚喂夫與牌子究質罪坐所由一月之中必定期點馬二次又於不時出其不意親至廄中勘驗考喂養之勤惰而賞罰之則各夫儆惕矣報差查馬簿式刪後

馬之膘瘦全視草料馬夫偷料則馬力不足闕支不繼則馬夫有可推諉宜於每年豆草成熟之時豫爲來年會計買辦存儲甯使有餘宅內親丁管理給放馬非長差患病不得惜小剋減放給之時令馬夫各開關領草

豆若干小單一紙繳單給發仍令衆夫領齊一同起行回廠以絕中途寄匿之弊廠門設一管門人役毋使入廠之後復出盜賣

草料平買馬匹官養驛中本無累民之事獨有車驢之供應驛中不能全備必撥里地協濟若不持公則狡猾村集行賄躲閃貧苦之處疊應偏累更且經臨之人雖准勘合支用而頗多自僱長腳止要按數折乾者乃以銀出協濟鄉民經管棍蠹每與差員拴通致使弔打勒折重價暗中分潤最爲民害除必嚴加查究定立銀數親自啓發毋使虐民外其撥協之法雖各處不同大約令村莊將牛驢車輛開報存案以備撥協者多不知此

法最爲弊藪徒開鄉保差役賄隱之門至照田均派則富家大族率少自耕而細戶獨受分賠之累不若查照保甲冊上煙戶多寡輪派其法須將各村煙戶總數分別東西南北四路造爲四冊挨村遞撥東去者撥東路西去者撥西路南北亦然以該村市墟必至治城受差送畢卽便回家不必復經治城省其遠道也（差撥議并票簿式附後）

報查差馬一新式草獲鹿稿（下同）

報差簿（貯縣二本首管驛馬經承每日塡換）

某年

某月

某日

東南來差使。

一件某事奉

某衙門牌劄差某往某處公幹遵照牌劄用馬若干。共幾人用飯幾餐開廪給若干。支口糧若干

計用某號某項馬何時走何時回或未回。亦註明以便查草料

某號某項馬同前式塡註。按馬塡完。

一件。

西北來差使。

一件某事奉

某衙門開報同前。

本日共用馬若干匹。每日逐起開完方結此總。

稽查用馬簿式

何時 何色馬 騎 某人節幾槽 號 大差 小差 領充官坐

第

初一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初七	初八	初九	初十

年月查照簿

十一	十六	廿一	廿六
十二	十七	廿二	廿七
十三	十八	廿三	廿八
十四	十九	廿四	廿九
十五	二十	廿五	三十

此簿存宅。每日對報差簿查點本日用者於本格內用一大小差字樣。五日一查。使知使用之均否矣。

失火

民間失火原係一時懈弛錯誤雖當懲儆以示榜樣然不必過於嚴酷蓋既經火發則失火之家搬移不及產業已為灰燼後此難以存活若再多差拘捉重杖收刑以至使費不支性命難保至有連坐鄰佑者甚為非法夫鄰佑已遭焦灼之餘復問以不相救援之罪豈思其故為坐視而樂此同歸於盡乎抑當責以應聽產舖之受燒而且救此鄰人之屋乎此誠不可解者也大抵凡遇失火當令隔里總甲傳報官長親往督救救援之法潑水為次拆去下風近火房屋為上平時宜於弓兵民壯中設立救火人役數十名鉤竿梆槌大鋸粗索數十

剛交與捕衙管理。一遇火發。統領拆救潑水之物。令民豫備。印官佐貳多帶衙役。嚴拏搶火之人。

緝私鹽　徐文弼

大鹽徒販私。皆係附近有產鹽處所。奸民與場丁通同私易。奸民利得賤鹽。場丁利得售貨。其私販所至之地。又必有窩家。而鄰村小民食私較食官頗賤。故羣相爭買。販私者亦因其易售。視爲恆業。於是私鹽盛行。而官鹽日壅。然更有大夥鹽徒。南方撐駕大船。北方多驢駝。負弓刀礮火。白晝公行。村莊任其經過。捕壯不敢稽攔。其尤可怪者。官商納課領引到場買鹽者也。如直隸山東等之商所認各州縣額引。在場鹽運州縣。例有銷引

小民之爲私販不過肩挑
十數斤或數十斤[illegible][illegible]求
其故止爲一家衣食間有
可原若大夥私梟及大膽
奸商盈千累萬以私鹽然
官鹽直玩法甘罪無可恕
乃今之緝私鹽所獲止
此十數斤數十斤之肩挑
大夥則公然行走不敢過
問任其如何不肯[illegible]鹽
何不惟[illegible]任[illegible]緝者其
賣大夥私梟大膽奸商而
[illegible]禁私鹽亦得之

考成不得不督責民間買食其如本商貪圖多賣反賄
買私鹽而充官鹽以致鹽多難銷又藉口民多食私而
令官墊此北地奸商借官行私之弊也如江淮兩浙之
商例有管理上揚下河等船計其不肖之徒糾合無賴
買私連檣運載明插店口旗號執持官引以爲影射江
河四達莫敢伊何又聞有大膽豪商賄通官長捆載多
斤公然行掣徑同額鹽一體裝往地頭發賣或別售他
商以取倍稱之息此南方奸商借引行私之弊也
一絕小民私販小民之私販必有賣地之窩家窩家絕
而私鹽不行私販不行而民間無可買雖欲不食官
鹽得乎欲絕窩家宜嚴保正十家長逐戶挨查如有

囤私立行拏解倘玩而不察與鄰佑知而不舉一併連坐重究其拏獲私販務訊買之何所併究所買之人私販入境必有所來之地務當扼要查拏彼自難容輕泄如是私鹽不禁而自絕矣

一經大夥私梟大夥鹽徒經過地方新例地方官照盜案處分豈容入境公行然一二捕役莫敢攖兇所過鄉村稍有拒阻非恃眾劈柵焚屋卽日後行劫報仇須豫飭保正十家長莊頭等凡探有大夥鹽徒將入本境一面飛報本州縣親率兵壯星馳其處各村莊鳴梆放銃齊集救援如鹽徒恐而他往嚴守毋令入境若已入境須大張聲勢毋輕與交鋒彼知官眾嚴

整不可犯必棄鹽向空方而遁然道不必窮追將所
獲鹽除所宜給賞外止以所獲私鹽申報院道不必
輕敘鹽徒帶械官兵追捕之語以滋駁查多事也總
之鹽徒經過乃欲假道他往以圖射利今來者已為
斷折而後者又何苦而由斯徑耶此大夥鹽徒將不
禁而自沮矣

一清北商之弊北地之商買私贈充官鹽由於引鹽到
境官不爲稽考也夫本州縣額引若干每引額鹽若
干本商每年或一次二次運行即將運到引鹽若干
斤呈報到官本官即出示張挂本店門首將運到引
鹽若干斤諭城鄉約地莊頭照煙戸於某日爲始速

赴本商店內照時價公平買賣本商不得故昂其值酌定引期於某日買完本商每月將民間買過引鹽若干呈報州縣候定期引完之日將本商賣鹽底簿吊查如尚未賣完再行出示催令民間速買以便銷引而副考成如已照數買完即令本商將運過引目送驗具文連引填明批解月日繳銷引鹽賣完之後本店又復開張或潛行私賣即係買私網利或旁人首告或本州縣查出定行申報按律究擬向來地方官每於歲終將銷引文書徑交本商自投運道而引未嘗寓目保無匿引影射私鹽者乎今引鹽按額完銷運引即行驗解商無賠賣之私民息多賣之累此

借官行私之弊可以杜絕矣

一淸南商之弊。南方之商運行各省。定由長江大河。非沿途州縣之可稽查也。其弭私之責。殆在巡鹺使者之與運道乎。商人領引赴塲買鹽。竈丁只照引目聽買。不許將私煎夾帶。查出本商餘鹽。併究所賣竈丁。若批驗所掣給之後。將引卽行截角。於擇吉開行之後。仍有鴐船插旗江河行走者。卽爲查拏解究。務盡根株。每年行銷舊引。剋期報繳。不得囬藏本商。以滋影射。夫竈丁不賣餘鹽。掣所嚴查夾帶。則私鹽不得出塲。引目照例截繳。私販盡法窮究。則商無所容奸。此借引行私之弊可以立淸矣。

事神　　王植

誠格幽明。肅神亦禮之大者。故到任之始。卽有謁廟行香之例。然必辨其正淫。釋老祠刹。惑世誣民。無論矣。而愚民好與淫祀。人鬼也。而天神地祇祀之。忠臣義士。偏託其神號。神祇也。而人鬼祀之。土木衣冠。忽撰其姓氏生辰妻室子女。餘或稱之失其實。或祀之非其地。或求之無其人。不妄則誣。或僭或濫。爲之上者。自祀典所載春秋致祭外。可隨俗拜謁。以亂編氓觀聽乎。至春秋秩祀。一切舊行儀注。皆令豫爲稟明。更爲斟酌。至日牲醴祭品。皆一一點閱。敬共將事。雍正二年。文廟中先賢先儒位次。皆有部頒成式。余皆補其缺失。去其僭亂者。鄉

事果能省躬克己不必祈禱而神無不佑務民之義

賢名宦之祭舊例委員余多親詣在新會日見白沙父子並祀鄉賢而白沙居中以爲非宜移其父琮位於中謂白沙已從祀廟廡無煩復設命請回家祠禮也至丁戊祭多有短發派撥之弊余邑令劉于堂捐俸發時價先給屠戶領胙之餘即爲他門速客之用雖近鄙瑣後此皆易從亦一道也余在德慶日該房開派祭舊例攤廟夫一項派至數鄉又送羊價七兩於儒學則事可知矣余發經制額銀不敷者以俸廉補足之派累遂絕若祈禱之事余邑令蔣時若祈雨皆素食劉于堂則於署內跪香夜分乃已不僅齋戒斷屠循故事而已然必循政省刑理滯獄恤孤窮懲胥役害民者而省躬克己乃

敬鬼神而遠之眞千古不易之論矧抱慚於彼欲神之解慍必不可得

其實事祈神祝辭亦必切實責己懇摯感神余在新會祈雨屏去僧道壇醮俗例惟與文武同城朝夕步禱往往禱無不應署香海豐日値歲旱余公出歸甫入門見堂下百數十人各攜枯禾號呼求祈雨余爲惻然卽命取素衣布鞋率同官步禱城東三里許龍王廟拜伏默禱旋聞風雷聲禱畢見陰雲倏布歸途大雨如注次日又多人來縣情狀如前曰東鄉已得雨求救城西百姓余卽步禱如昨日亦於歸途得大雨余念四境內雨未徧欲次日再禱幕友曰偶然耳何必畫蛇添足余曰焉知偶然不復偶然耶卽往禱歸途又雨而四境霑足歲報有秋又火災事余聞報必令多齎錢文命每水一挑給

大錢十文水遂不可勝用法無善於此者而拜禱尤不可不誠在和平日東壩火延燒三十餘家與城守符君鎮往救見號呼河下者慘不可聽余爲惻然卽在火泥中同伏拜間保長吳姓旁立大語曰二位官長心誠風止矣火熄矣以爲祝頌語耳起視果煙火俱靜乃命救息餘燼自是益信邑令爲一邑主苟誠心爲民祈命未有不應者不可視爲故事也

河南永城縣捕蝗事宜　　王鳳生

一設廠十處每廠人夫或二百餘名或三百餘名不等每名每日夫工大口二十文小口十六文又府捐賞錢每名十文每廠派一委員監督此捕初生之蝻則

然適生翅爲蝗圍捕無益各廠之夫仍如前數不給大工飭令自捕按斤給錢二十文收買其錢較夫價雖多而能收實效因時制宜總以勿惜費勿虛縻爲第一要著

一委員派定何處須於該廠就近處所住宿以便齊集人夫早作晚散免致往返躭延

一早晨人夫未到之先委員卽督率地保看定蝗蝻聚集處所插立紅旗竹竿爲記並每廠專派人夫四名卽於標記之下風處所用鐵鍬木鍬挖掘深溝如月牙式其溝須寬長而深爲要

一人夫齊集飭令一字長排對立溝之上風對面約距

里許鳴鑼爲號聞聲即一齊動手平處用巴掌撲打
凸凹處及草深地用柴帚驅逐追漸撲漸近再圍成
大圈羣驅而納諸溝內先將溝底略鋪草稭俟蝗蝻
跳入溝中復加草縱火燒之燒畢填土分築使堅又
令人夫站立此溝之外另掘一溝如前法辦理自有
蝻之地起至無蝻之地止勿使稍有遺漏打完後恐
未淨盡再如前法折回復打如先由西至東者後則
由東至西經兩次搜捕便可無留餘孽其巴掌柴帚
須飭地保豫先諭知人夫各自攜帶並每廠每日買
草稭二三担備用
一廠地每人夫五十名派一差役執旗管轄如該廠人

夫二百名即派差役四名執旗四面由此類加勿使散亂無紀旗上寫差役花名領夫若干俾易稽查並每廠派一家丁總理以資督率

一每廠各備寬長蓆席一張兩旁以竹桿繫之釘立溝外遮護再用黃旗四面派四人分執站立蓆旁不時揮拂仍借備漁網三張敞於下風處所勿令蝗蝻飛竄

一收買蝗蝻每斤若干錢於何處秤收須於各廠公寓門首並各村鎮集市用小告示徧貼曉諭各委員仍帶秤一桿赴廠隨時隨地收買勿令等候現今永邑十廠兩旬之間除集夫撲捕焚埋外共收買蝗蝻二

萬一千餘斤

一捕蝗人夫勿令擁聚一處須間三尺站立一名則蹤地覓而收效廣不致虛糜人工遇有未割麥地及秋稼滋生處所只令用掃帚驅逐使前納諸溝內不可用巴掌撲打致傷莊稼

一各莊有蝗地面過廣四散零星驟難淨盡應於設廠僱夫撲打之外並出示曉諭村莊飭令各地戶自將該地內所生蝗蝻乘黎明帶露蝗翅難飛時無論男女老幼同出捕獲並挖掘蝻子就近赴廠收買每斤給錢二十文該地戶等既保莊稼又得錢文何樂不爲衆擎易舉自可捕無遺類仍將告示緣由摘敘黏

貼於高脚木牌之上。飭各地保肩牌挨莊曉諭。限以日期搜捕淨盡。如逾限臨驗何地有蝗。即提該地戶及地保責處。並令地甲等一面將所管各地分析查明。何地係何戶所種。計若干畝。寫於木簽內。就地釘立。以憑識認稽查。第蝻已成蝗。方可以此法搜之。若初生如蟻。蝻將跳躍。仍須集衆圍捕。又非搜捉所能爲力也。

一蝗已生翅。若以前法築溝圍捕。率多飛逸。又須變法捕拏。應令委員督令該保先勘明該廠有蝗之地。共有若干畝。自某處起至某處止。通盤畫計。分作若干段。每段作爲一起。其四面覓長牽繩爲記。令各廠人

夫散於該地。挨步前進。沿路搜尋。見卽撲捉。各攜一袋。收儲在內。俟袋內儲滿。卽赴就近廠所。按斤給價收買。其前經撲獲者。亦一體收之。責令前往役捕。儘一日之長。獲多者錢多。獲少者錢少。定可勵勤惰而收實效。勿庸另給夫工。惟所御何方。必須按段循序撲捕。不准間斷一處。免致有丟東遺西。並蝗蝻蔓延四散之患。

一永邑地畝與安徽宿州境內犬牙相錯。彼處蝗蝻未滅。一遇順風。卽逐隊竄入本境。畛域難分。現於交界有蝗處所。一律開挖覓溝。設立窩堡。每堡派夫役五名。住宿給以燈鑼。隨時堵捕。堡外插立黃旗。旗寫堵

捕鼠蝗子樣

一飛蝗經過最易生子無論土地堅鬆皆能深入惟所生處必有小圓洞如蘆桿大即於其下深掘之必得蝻子至次年立夏後十八日蝗蝻便欲萌生州縣應先期曉諭各鄉留心查看慎之於始上年積淹之區魚蝦產子次年涸成陸地若無冬雪亦能化為蝗蝻黃色者係魚子青色者係蝦子須立夏一箇月後方生非比蝻子可以尋蹤挖掘惟責成地保隨時稟報

一鴨子蝦蟆能食蝻子須勸諭農民多畜鳧鴨勿捕蝦蟆亦消弭蝗蝻之一法至烏鴉最能食蝗勢難招之使至也

一世知蝗神惟奉劉猛將軍考之常州郡志載康熙癸未年間吳中傳有婦女趁柴船行數里欲去自云我乃驅蝗使者卽俗所稱金姑娘娘今年江南該有蝗災上天不忍小民乏食命吾渡江取鳥雀以驅蝗蝻可徧諭鄉農凡有蝗來稱吾名號卽可驅除倏忽不見繼而常州一帶果有蝗從北來鄉農書金姑娘娘位號供奉祭賽蝗卽驅除有蝗處所當奉行以祈禳之

一蝗蝻初生原易撲滅無如地保恐令派夫撲打及官役下鄉受累率多匿報卽農民等或因春花未割或因秋稼在地一經集夫圍捕必遭損傷而初生之蝻

甚小所食莊稼無多得雨仍可長發延至蝻已生翅即可高舉遠颺害在他方與本境轉無大礙故亦隱忍不言惟在州縣嚴飭地保實力稽查如有前項等弊立即重懲

一地方報有蝻生州縣務即親往周遭踏勘有蝻之地共若干畝速於無蝻之處四面挑築寬溝為界勿使蔓延一面集夫悉於溝內撲捕自易竣事

一飛蝗過境落於地內須集多夫散打不必圍撲致令飛遁或用網張更易就獲總以就地多設廠所收買使人自爲力各有所圖自必踴躍從事

一飛蝗過多撲捕不及應於田間每一長繩上繫銅鈴

一人挽繩動搖聲響可驅之使去如過境而未落地則羣起鳴鑼放槍及放爆竹驅之庶不致爲災

一飛蝗最忌油食應飭各鄉農以水和油徧灑禾稼之上可保無虞

一地方官捕蝗隨從人多凡差役轎夫應各製巴掌一根給與隨帶諭令見即撲打以錢收買亦不無小補

一捕初生之蝻必須集衆圍打驅諸溝內燒燬及其生翅能飛則以圍打之夫畫段飭令散捕若捕蝗無多零星四散即責成各地戶自行撲捉三者勿紊次序亦無難於淨盡也

一飛蝗落地處所可於日間挖一四大深坑內儲麥稭

柴草昏夜舉火燒之俾飛蝗見光自行撲於火內較省人力

一捕蝗之法固以收買為最善然本境與鄰封俱有蝗蝻若鄰封並不收買難免鄉民混以鄰蝗賺費錢文雖畛域原無可分而舍己耘人究應先其急者故設廠須各就有蝗之地查察方周且有等奸民將廠內已撲損之蝗及樹葉土泥攙雜袋內希圖加重者秤收時不可不驗有則懲之其收買之蝗彙集一處即就地築一深坑燒燬填埋以免滑混

一蝻捕將竣則捕者愈難然必淨盡根株始無遺孽其時收買之價或須酌量加增俾鄉民得以踴往捕獲

篾須查驗本境各地蝗蝻實係稀少實者已漸無多方可加價否則恐網取鄰蝗賍貢將不勝其應矣

一捕蝗之日多係炎暑之時各廠委員固須不憚風日宣勞總須監督府縣為一方之主呼應較靈尤宜日逐躬親巡查於夫役人等隨事隨時予以恩威並濟令出惟行切勿怯暑深居一切諉諸丁役雖有前法恐亦屬具文矣

一本境與隔省鄰境毘連地畝俱有蝗蝻辦理最為掣肘如彼境本係急公協力會捕自無難於撲滅倘其意在惜費觀望延挨一俟長翼飛騰便可報稱淨盡此念一萌勢必頻催罔應其蝗蝻代為收買尚屬一

視同仁而滋蔓侵尋蔓恐本境轉難脫累州縣設遇其時務須稟明本府移請鄰府訂期親臨會勘定立章程各設廠夫畫界分段撲捕以免推諉而貽後患

一鄰境生蝗探與本境邊界相離不遠務速往查探於交界處所挑築溝防備並僱集人夫於溝外代爲撲打卽遠出三五里許亦勿存畛域之見畧需費無多而能使蝗蝻不犯本境爲人卽以自爲也

一飛蝗落地或在彼而不在此疆界瞭然若蝻子萌生在於兩縣邊界往往互相推諉計爲滋蔓殊不知蝻子初生僅堪跳躍豈能遠越其爲兩地均產無疑惟須親詣該地邀同而議會捕章程各無歧視如我處

捕實淨盡而彼處一任玩延方可稟明本府移請鄰府會勘亦不必通稟以揭其短俾全鄰誼若本境並未捕淨已欲揑飾而思諉過於人終必水落石出兩無益也

一收買蝗蝻使人自爲功最易奏效此項原例准開銷惟一經造報嫌轉駁查每致有名無實故州縣多不願請領然設遇境內生蝗之地過廣收買之費不支州縣捐辦力有不逮勢不能不觀望延宕待其生翅遠颺再報淨盡此飛蝗之所由來也地方大吏應察生蝻較多之州縣如果該員認眞撲捕淨盡捐買蝗價甚鉅查無虛揑量予調劑一次倘敢觀望一任飛

颶報稱淨盡者立即撤參則懲勸明而人心思奮矣

一捕蝗必得多委佐雜能耐勞苦之員分廠督率並由縣選派勤能之家丁差役多人隨往第其時每係盛暑赤日奔馳從事不易該委員果能實心辦理應由府稟請記功獎勵至家丁差役該縣亦宜優給飯食分別勤惰隨時犒賞方可收指臂之益

憲綱

牧令書特以列憲首也視民者州縣能使州縣視民者上官州縣每視上官為轉移天下若皆知人善任盡心民事之上官天下安有不治之州縣哉故以憲綱終焉

答劉楫五書　魏象樞

惟望執事執法如山守身如玉愛民如子去蠹如讐萌屬吏如師之教弟閱招詳如父之親師薦舉賢良如讀古人得意之旨佇命可以不辱矣

覆兩江制府策公問興革事宜書　袁枚

某月日明公公牒到縣命將地方應興應革事宜明晰敷陳具見大君子尊主隆民卓然有所建立之意枚伏念江南州縣七十有奇其問剛柔異俗風土異宜印官爲所得爲不必煩稱於大府若冒陳細事在上爲侵官在下爲塞責非所以副盛意也其所應陳者或同是恩施而應分緩急或名爲成憲而實可變通或事關全省

而非數奏不爲功或效在百年而非駭俗不能辦此則責難君子之事明公其有意乎夫從古蠲租賜復之恩未有隆於　本朝者

皇上登極未久已兩免天下全租含哺熙熙貧富共之獨不免累年積欠者

聖心非有吝也以爲蠲者上之特恩稅者國之正供兩不相假故微官然然稍欠有應徵者有不應徵者有雖應徵而不能徵者民欠吏侵此應徵者也坍荒水旱此不應徵者也吏雖侵而吏亡民雖欠而民亡此雖應徵而不能徵者也今一律徵之勢必屈管而行或命後來業戶爲前人代償或取現在田廬將坍糧飛入官雖逼

認而不能言其理民雖强認而無以服其心此處似宜分別詳勘奏請徵免也與其富商應納之稅以恩富民孰若免鋪錢不應納之稅以恩貧民乎常平者漢時良法也東漢劉般傳中已極言其弊而今更甚某地發糴官往買商亦往買商買而穀仍賤官買而穀必貴者何也商東買而西賣官一買而不出故也當其買時運工費干沒損若干及其儲也雀鼠耗之鬱蒸耗之一縣儲三萬石十縣便三十萬石矣十縣之地不滿六七百里而虛糜三十萬石此米貴之本也及至新穀已升例應平糶大府慮州縣巧爲出脫一駮不許再駮不許或竟許之矣則又牢守糶之例滿米不增撃其贏餘上輸

司庫仍發奏定之價嚴督買補州縣明知糴易買難則甯坐視米價翔貴而姑且儲之以省累夫錢穀之在民間猶血脈之在人身也商賈之在民間猶氣之行血脈也氣一日不行血一日不流則人病愚以為錢之所在即穀之所在也今之民未聞有抱青蚨而餓死者商之所在即倉之所在也今之商未聞有積死貨而不流通者為積儲計宜存穀價於庫待本地豐收隨糶隨補成災時有穀賑穀無穀賑錢於鄰省之撥賑亦然其輓輸便故無糠沙粺雜之弊其除放則故無升斗侵削之弊四方之商聞某地之錢多而米少雖萬千石往矣至於糶價嬴縮本無一定原非公家之利應交州縣仍歸原

領不必上輸如此則錢穀流通而政體亦得社倉者宋時良法也金華社倉記已極言其弊而今又甚社何穀民穀也爲貧民借者計也今貧民求借不得富者不肯借而必强與之所以然者慮借者不償而社長代償慮社長不償而官將代償故也然則非社長過矣抑非官過矣是督撫之誤民穀爲官穀而奏入交代者之過矣州縣敷衍成例不得不詭立姓名申於上曰某也借某也還其實終年屹然存社長之家而已有若無實若虛與民何益而且社長一與官接費累不支素封之家甯賄吏以求免而里胥得知其然也則又故報多人爲索賄計是社倉於貧民無角尖之益而於富民有邱山之累

恩以爲鄉閭任恤非官所强每一邑中或應捐應借應還或竟不必捐不必借不必還聽州縣自爲區畫迨至災年然後核其成效以定課最所謂民藥期於利濟不期於古方也訪酒者上游别弊之苦心不知訪不足以禁弊而徒生訪之弊州縣者命官也尙疑其非賢而訪之所遣訪之人非命官也何以知其爲賢而信之乎且也民不畏有形之浮收而畏無形之勒索雖極貧者負粟而來莫不多帶升合備耗折之需今操之以歷邏察成發風影未來消息已到料量掩覆仍取之民從來弊不生於法中則生於法外法中之弊易見而法外之弊難稽上之所禁浮收也不禁其擇米也其應否揄簸米

難自言矣上之所察者斛面也不察其抑勒也其詭爲後先無從察覈矣於是有行賄爭先者有倍價折帛者有屬紳衿詭談者有縻其行李資糧而號呼於路者嘖好除弊而不善除弊之效乃至於此愚以爲訪官者宜訪之於平日而不必專訪之於收漕察漕者宜察之於民間而不必專察之於倉內王道蕩平不先逆詐果有橫徵聽民上控嚴禁抑勒而寬假於浮收如是則大體立而要領得矣蝗爲天災春秋書有蝝未書捕之之法晉劉聰不捕蝗闕中轉豐唐姚崇始議捕之而白居易詩中已極言其弊今督捕之官太多一蝗蝻生眾官麻集車馬之所蹈藉兵役之所輔轢委員武弁之所驛騷

上官過往之所供應無知之蝗食禾而已有知之蝗先
於食官而終於食民捕蝗而裂其衣熏鼠而折其屋固
不如勿捕勿熏之爲愈也且蝗之捕果可盡乎凡所謂
捕蝗而蝗盡者皆欺也皆待疾風暴雨而后殲滅者也
聽民自捕而官不與焉民田之禾蝗食者半存者半强
民分捕而官督焉民田之禾蝗食者盡蝗不食者亦盡
愚以爲嗣後捕蝗之法宜專責有司不必多差官弁果
歷災耶自行王章若因其所小不便而轉生其所大不
便固不可也今夫訓州縣者輒曰爾其察吏乎勸民乎
除盜乎愚以爲上之所以相詔與其所以相率者事事
相反也夫州縣之胥所恃以剝民者無他文檄而已上

官之胥所恃以剝州縣者，亦無他，文檄而已。無端而取遵依，無端而取冊結，無端而款式不合，無端而印文不全，此固若輩剔𠝹之故智，而為上官者乃亦不信人而信法，偏好立規條，教令吏之權以濟其奸，即以江邑近年論之，一行叛圖順莊，再行保甲循環簿，再行印契之三聯完糧之版串，再行道府之提比約正之值月，當其始也，明罰勅法，若不可終日，而意在必行，及其終也，形格勢禁，亦自悔其初心而祇為故紙，愚以為督撫之使吏治民，如使工人之製器也，物勒工名以考其成足矣，何必為之製一斤造一削，代斲而迫驅之乎。又如用主之督佃也，子之牛種，待其菑穫足矣，何必為之隔疆越

令多則精神照管不及必致有始無終故曰不能行

界振其萌而勘之長乎遂古以來未有多令而能行多禁而能止者也詩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鬵言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也故勘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省心上行文書能省尤善其必不能省者擇其最凡月行若干行少則大府之體尊必行則　朝廷之法立其在上也官與官共事而不使吏與吏共事其在下也官與民共事而不許吏與民共事指死法而任生人陷劉炫對楊素之語深可思也左氏有之曰非德莫如勤尚書曰六府三事惟勤勤之益於政也如是今公亦知州縣中有求勤而不得者乎亦緊之地四衝之衢嚴上官之威以及其妻孥子姪以及其僕人別委若行轅若水驛

若廚傳酒漿若關錢雖賜項府繁重而為大吏者方且盱衡厲色矜矜自持餽給不不受餽牲牢不受然不受之費有甚於受者何哉在大府以為吾既不飲一勺水矣其所應備之館舍夫馬當無誤也而不知扈從之人所需不遂則毀精舍而污之鞭人夫而逸之遞程途而誤之入山縣則索魚入水縣則取雉臨行或并其供應之屏幕几席銀杯象箸而滿載之雖忠直之士亦多含縮隱忍佯為不與較之說以自寬而不知為政之精神已消磨於無益之地矣其在省城者地大民雜事務尤多不知每日參謁之例是何條款天明而往日昃而歸坐軍門外聽鼓吹者幾何時投手版者幾何時待音

旨者幾何時忍渴饑冒寒暑而卒不知其何所爲以爲
尊督撫耶至尊者天子而未聞在京百官終日往宮門
請安以爲待訓誨耶一面不謀何訓誨之有而父之教
子亦無終朝嚾嚾者及至命下許歸而傳呼者又至不
曰堂廡瓦漏則曰射堂須圬不曰大府宴客則曰行香
何所略一停候一籌莫展則漏鼕鼕下矣雖乖人之勇其
何能課農桑而理訟獄哉不知當其雜坐戲謔欠伸假
寐之時即鄉城老幼毀股折體而待訴之時也當其修
豆較治供具之時即胥吏舞文陸案而逞權之時也
朝廷設州縣果爲督撫作奴耶抑爲民作爹耶清夜自
思既自愧又自笑也愚以爲　國家設佐貳丞尉本屬

問曹。一切雜徭宜委辦治使州縣得盡心民事如此。而田野不闢訟獄不理者宜嚴亟劾去以護賢路除盜之法自當責成捕役。然庶民在官久無下士之祿吏胥分潤良民猶之可也。捕役之財取之盜賊取其財而捕之。無是理也而大府一行提比則來往有需經承有需行杖者有需彼方蹦膝跪足供帳之不暇而何暇擒盜且以忠恕之道待捕役勢行不得不取盜財者就江邑論之額設捕三十。法當領八十金以八十金養三十捕。每名約得二金有奇而其所謂二金者潤府之鳴鉦者分焉揚旗者分焉巡道之擊柝而張繖者分焉名下之白役又分焉其足不足何待問哉及至詣府受遣跣更遞

擯莫不鮮衣肥體構妬而前遞解罪流莫不器械資糧犯然具備思其所以謀生所以應官與其所以甘心敵抗之故而不禁心寒髮指矣雖然彼養盜者名捕也能養之必能擒之今之充捕者乞丐類也不能養盜而盜亦不肯供養之然則何以自給賴　朝廷有樂戶捕博宰牛等禁彼取月例嫖飛錢以度其日而捉獄過訟以及爲盜捆者亦間有之彼之所藏身立命者仍在禁令之中然則禁者何以禁而令者又何以令乎愚以爲欲擒盜宜先養捕將嚴罰宜先市賞嗣後請核縣庫司庫一切贓罰閒款合計若干可爲案假充爲賞資俾此輩守法度於平時買綳作於臨事則路不拾遺非難事也

天下人才不於學校，學校之設多在州縣，選士學臣
過使已，進士校官率多頹廢，與士相視非其間，隸而訓、今
執州縣問曰，爾所治某士賢某士不肖，大率不知也，其
所知者非巨紳即大賈而已，其病亦自上率之也，州縣
進見大吏，無問文風士習者，上有不好，下必有甚焉者
矣，且夫　國家武學之設，似用脩也，天下之民秀者爲
文，勇者爲武，其勇者既有兵丁、行伍收而用之矣，其秀
者人有膠庠，生貢收而用之矣。　國家養兵業已多費，
復爲之設武學，而三年一大比，爲糜各省錢糧萬計，其
所得者多非文非武之人，臨試則四逝張其簇鞬，平時
乘之倚符鴟張，一邑之中，敗壞者十六七，大抵虓勇之

人無所拘束則必橫行兵之不敢橫行者訓練多而管
約眾也武生即兵類也督學遠致職卑其訓練約束
之技武舉始於武后武學始於宋紹興本屬權宜之制
公孟題革此科以其費為各省養士養兵之用未嘗非
盛舉也凡十數條明剴切不啻燭書有餘光然春雷既
聲下蘇雖照亦尚有明知不能强公而又不敢不告者
則莫如用人夫用人何以不能强也以衙令之明而失
之嚴象以諸葛之明而失之馬謖公並曰聽遠者聞其
疾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形不察其貌此之謂也然綜
要亦有可言者大抵居高位者能識同體之善而忘異
量之美故使人得以揣合倖進廟則公忠而嬌之已高

明則必加意於沈潛之士已厚重則必覓容夫側儇之人已苛察則不可輕信剛言已静鎮則不可竟無耳目已不媚大子而後能覺人之謟諛已能力追古人而後能識人之庸俗病百姓者雖小必誅誤頓遞者雖大必赦丁獄納者雖敏非才昧是非者雖廉實蠹龔黄不同術而同歸於治周秦不同虐而同歸於亂要在觀其大節之所在而審其情性之真而已枚所見如是未必皆當然於大君子之前布露所蓄或不以人廢而釆其言或卽以言觀而知其人幸甚

簡齋此書甚有條理爲大吏者尤宜再三致意庶下情可通而吏治可期起色矣

居官格言

熊宏備

做上官底只是要尊重迎送欲遠稱呼欲卑拜跪欲恭供具欲麗酒席欲豐騶從欲都伺候欲謹行部所至萬人負累千家愁苦即使於地方有益蒼生所損已多及問其職業悉是虛文濫套縱虎狼之吏肆騷擾傳郵重頭尾之文移督繩郡縣搜奇異之貨幣交結要津習圓軟之容辭網羅聲譽至民生疾苦若罔聞然豈不驟貴躐遷然而顯負君恩陰觸天怒是生民之苦累而子孫之禍因也吾甚戒之

箴記

陸世儀

海剛峯為應天巡撫凡所屬各府州縣正佐首領以及

學校之官皆合並衙先立欵目如某利當興某害當除某人善惡某事可否一一有聞見皆援筆記之不時吊查借此以悉民情亦即以卜地方官賢否誠長民者所當師法

上制軍條陳利弊書

周鎬

竊惟州縣為親民之官位雖卑而所係甚重百姓之休戚天下之治亂恆必由之惟其甚重也故選用不可不精惟其位卑也故體恤不可不到憲卻欲周知利弊夫利弊不勝窮也有一利即有一弊其始也因利立法而弊即伏於法之中其繼也變法救弊而弊又生於法之外此雖朝更暮易何補於地方毫末哉故善求治者不

任法而任人任得其人則有利無弊任失其人則有弊無利自然之效也方今所患者不患法之未備而患州縣之未得其人更患州縣之雖得其人而束定為治何也法太密而信不行也法太密則顧忌不得為也信不行則勸懲無以為據謹備位知縣請與州縣之當變與通者為閣下陳之一曰資格宜破也夫缺有繁簡才有大小量才授缺則人地適宜今例揀發試用人員不問短長優劣惟以到省先後及出缺早晚依次挨補如出一繁缺而應補者才有所窮但求合例不顧其事浮於人也出一簡缺而應補者才有所餘亦但求合例不惜其人浮於事也近又定為實授三年方准調繁之例是

使才長者屈於短馭恐有拂鬱頹惰之心即才短者苦於重任亦必有覆餗廢弛之患甚非所以勵人材而憂國事也爲此議者必曰上司之愛惡不齊屬員之巧拙不一巧者投所愛而先登拙者逢所惡而淹棄惟定爲此例庶督撫無所容其私耳豈知督撫皆　朝廷簡用大臣方且倚爲屏翰豈有區區補一縣令而猶慮其不公不正者哉既不公正則亦何事不能舞弊而猶可倚爲屏翰者哉是又防所不勝防也一曰處分宜寬也事無大小靡不始於州縣精神耳目稍有未周百弊即因之而起故以處分督責之小則罰俸大則降革幾於一事一處分矣原其始誠恐州縣之玩延隱諱不得不大

爲之防及其後州縣且畏忌處分不得不巧爲之避是直照其職而又禁其濫也如定例失察私雕假印誆騙侵盜者降二級調用知而聽行者與犯人同科立法極平極允乃近歲如溫州樂清縣查辦假印誆財一案吏議以雖經自行查辦但行用已在二月以上仍照失察處分是查辦之人與始終失察者全無異也失察不過降調查辦亦不免降調失察之降調遲而未形查辦之降調速而立見則人亦孰肯自發其覆而不安於隱飾也哉即此類推而州縣之畏處分而匿其事與夫化大爲小避重就輕者不可勝計矣職以爲案無鉅細凡本任不辦經後任查出或別行發覺者俱照例議處其有

自行查辦及查出前任之案續經報辦者不論久近應將查辦之員概免處分如此則州縣自顧考成而又樂於免累天下無不明之案矣三曰事權宜假也民情風俗隨處異宜全在地方官因時調劑酌其輕重視其緩急而次第布之庶幾可有成效今舉州縣毫毛之事無一得以自專而衙書文報之間苛責不假稍一强項議已隨其後矣宓子賤宰單父猶切切焉以掣肘爲憂而況今日州縣之才之德萬萬不如子賤者乎職以爲宜稍假之事權俾得從容展布閣下則但總其綱領而考其成功其有昏庸不職者立黜去之又不在有權無權也四曰捐款宜裁也古者制祿起於代耕自下士至於

卿大夫皆量其出入以爲差等凡使歸於各足而已今州縣廉俸多者千兩少者五六百兩以之延請幕友尚慮不敷加以養父母畜妻子僕役之工食差使之往來上司之應酬親友同僚之贈答皆人情事勢之所不能已者又以涖任之初以及交代盤查奏銷册報等項由府房以至司院各房隨舉一事必有規費準之廉俸不啻數倍矣況以捐款派之一年之間爲數無定區區州縣豈有點金術耶以故緩則敲筋炙髓而取之於民急則剜肉醫瘡而盜之於庫凡今各縣之虧空捐款居十之四五其明驗也夫 國家經費必有舊章用民力者民力承之無庸捐也動 國帑者 國帑承之亦無庸

捐也今也下不在民上不在國而曰捐之州縣豈知州縣且上侵其國下病其民而併歸於積欠也哉職以為前虧之捐款概予豁銷嗣後則永不捐派並其各房之規費而痛革之庶幾州縣之力少甦而倉庫亦可漸圖彌補矣五曰名實宜覈也人之才質不同而志趨亦異有專心為民疎於奉上者亦有工於奉上而無意為民者若以一人之意向為趨而不察萬民之好惡則名實紊而是非亂矣閣下試思今之所謂大能員者取其能治民乎抑取其能事上乎如取其治民則當問民心之愛戴與否不必問吾心之順適與否也如取其事上則彼有逆迎而已矣結納而已矣民生之利病何足關其

痛癢哉。且夫名者實之賓。感之則起謳歌。怨之則生謗讟。必然之理也。今州縣之取謗讟者。不察其斂怨之實。謳歸咎於民刁俗悍。其得謳歌者。則又不察其致感之實。而以為是特市名。夫使名而可市。則彼猛於虎而媚於狐者。何不取美名而市之。而必市千萬人之謗讟耶。在上者循其名而更考其實焉。斯得矣。六曰賞罰宜信、也。夫帝王之所以策馭羣才而風示天下者。賞罰而已矣。當賞不賞。是為沮善。當罰不罰。是為養奸。何圖各憲之品題州縣。曰某也廉。某也貪。某也才。某也不肖。議論非不公也。而所謂廉而才者猶夫故也。未見其拔而升之也。所謂貪而不肖者。亦猶夫故也。未見其劾而去之

也昔齊桓問郭氏之亡野人曰郭氏善善而惡惡桓公曰若是則何以亡野人曰郭氏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退也今日之病毋乃類此故賞罰嚴者鼓天下之中材而進之功業之途賞罰廢者推天下之中材而納之暴棄之域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至論也夫破資格則收器使之功寬處分則開自贖之路假事權則賢才得以行其志寬用款則循籍得以勵其廉覈名實則功偽不能相蒙信賞罰則惡有所懲而善有所勸所謂州縣之當與變通者蓋如此方今浙省大吏類皆潔清自矢然而政治未能日進者蓋由上下皆務因循苟簡以偷目前之安撫事則與州縣爭名有事則於

州縣委過豈知州縣當以四境爲一家督撫司道當以七十六州縣爲一家州縣得人而治不必名自已出也州縣之功皆其功也州縣失人而廢不必過自己成也州縣之罪皆其罪也先之以知人之明公之以無我之量而又於此六事者變通而力行之庶乎可以治矣若夫地方之利弊則固不勝窮也

上王撫軍條議

夫胥吏之弊至今極矣然愚以爲州縣之胥吏易治而上憲之胥吏難治何也州縣之胥吏弊在虐民富者百般勒索貧者任意留難或勾通訟棍借事興波或授意罪人誣扳嫁禍甚或臧匿背案抽換卷宗使是非可以

混淆而本末無從考信其弊誠不勝枚舉然州縣爲親民之官統馭少而耳目近少則易徧近則易知但使爲州縣者賢能以民心爲己心視民事如家事日坐大堂與民相見表裏洞達無阻無隱其有勒索而阻難者許民面愬立提質究則弊除矣其被誣牽累者即從所以誣牽之故訊出勾通授意之由立予責革則弊除矣且藏匿抽換必乘新舊交代之際或數年或十年而後發防範最難然苟鈐印卷宗又令各書將經手案件登記號簿官爲用印以入交代倘有遺失惟最後之書吏是問則其弊亦可肅清故曰州縣之書吏易治也若夫上憲之書吏則魚肉州縣之書吏而并能挾制其官州縣

涖任先索到任陋規其後交代有費盤查有費經徵有費奏銷有費滋生煙戶有費賦役全書有費蠲除有費工程有費　恩賞有費領有領費解有解費劃扣有劃扣費舉州縣毫毛之事莫不有費誠如憲示所云動輒即索事無空過者稍不遂意則駁換挨延處分降罰其禍立至故州縣畏之如虎而奉之如神州縣之書吏亦不得不多方摸索以求解免此吏治之所以日難而虧欠之所由日積也且夫州縣之書吏上憲得而懲治之上憲之書吏州縣不能約束之而併不敢訴言之譬諸城狐社鼠灌之不可焚之不得稍一非議不以為去狐鼠也而反以為攻城社故曰上憲之書吏難治也其所

今之上司皆奉行故事焉而已東坡所謂事叢而官不勤故書吏得操其權

凡前送所駁不合式之冊只批令爲代改代辦不必

以難治者有二一曰書缺買定也某書管某縣某吏値某科皆量其出息之多寡以爲授受州縣特其佃戶耳買定之後則以此缺爲傳家之貲官有遷調而吏無變更即或因事革除而易名頂替者仍其人也是以州縣皆隱忍以免目前不敢觸犯以貽後禍一曰權從吏出也薄書案牘既繁一切片稿半由擬送稍爲出入便已低昂雖有核裁豈無疏忽誠如憲劄所云高下在心也吏有不可解者如戶口之增減倉庫之盈虛惟州縣知其確數以爲具文則具文可也以爲實報則實報可也而司書則曰彼有程式所謂程式者又不肯顯頒於下屢送屢駁無所適從費到而冊始定其實上下仍相蒙

辦冊駁選則駁案少矣

須照式一體屬縣倣效

也去此二弊約有三端一曰汰冗濫酌公事之繁簡定
書吏之多少擇其勤慎廉能者留房辦事其餘悉裁去
之俾歸民業如敢挂名射利及私相頂替重治其罪一
曰定額費使各衙門之書吏開具實在必須之費詳院
核定行知州州縣通爲定額上下曉然敢有額外濫索及
借事刁難傾陷者許州縣據實指稟道則參辦又如處
州於道省最爲貧苦甚有歲入不及千金者日用尚慮
不敷何力應酬諸費應請概予删除而將該縣應辦事
宜併入經管大縣之書吏兼辦庶公私兩無貽誤一曰
頒冊式一切造冊章程縣皆未經目覩者即請頒一樣
本飭令縣書如式照造以免駁換如是則該書之事簡

而其權亦輕。庶幾無所容其奸矣。至於州縣之書吏。前說已詳。設有昏庸不職之令。任其舞弊者。自有憲法治之。無難立斷也。雖然。有治人。無治法。在上位者能正己率屬。剔蠹除奸。則書吏自然斂跡。否則防一弊又生一弊。州縣且救過不暇。何敢與之爭貲哉。

論書吏之弊。能推究其源流。爲大吏者知書吏之弊而思所以去其弊。則庶幾有濟乎。

禁司道府縣濫差檄　趙申喬

爲嚴禁濫差以杜擾累事。查定例內開。督撫以下道府以上官員。凡叛逆軍需驛遞公文等緊要重大事情照例差人外。其餘止許行牌催提。如違例差遣者。督撫指

名題參議處如督撫徇情不參或科道題參或部內查出將督撫一併議處如督撫平常小事差役害民者或科道糾參或部內查出交與該部議處等因遵行在案乃衙門蠹役眈眈擇食屬通經承賄買差票經承受其賄屬朦朧稟官一應號件或錢糧或詞訟事事差催椿守提比串差票到手便爲奇貨呼羣引類駕船乘馬一到團方要歇宿要供應要盤纏要謝儀稍不滿欲則借題挾制凌虐屬官提鎖經承必饜飽而後止雖日公務實則營私雖日官差竟同兇暴下屬礙於上司只得吞聲忍氣甚至一差未去一差又來初催之差甫到進限之差又至往來如織威微日張儼如上司親臨誰敢

不為承奉司道差役到府則諸費派之州縣府差役到州縣則州縣派之經承經承又派之里下苦人罰賠數百虎狼於民間又罰紙上一點硃民間一點血者誠可痛也除密行訪拏外合行嚴飭為此票仰該司道州縣官吏查照來文事理即將現差各役盡數撤回將遵定例俱用紙票催提三催之後許用木籤提比經承如遇緊要重大事情或下屬疲玩不遵必須差催者即選謹慎小心之役嚴立限期責令回銷不得無故逗遛恣意需索仍一面將催提事件差役姓名回銷限期報明本部院以憑査考如有故違一經察出即行照例題參決不姑貸其上司差役到府州縣該府州縣即刻具文交

付來役依限回銷。仍一面報明本部院銷號。倘有大膽差役仍前不法。亦即於文內報明。聽候拏究。至於該州縣一切錢糧詞訟。俱不得違例濫差。擾累小民。致干參處。一併嚴加通飭。各取遵依報查毋違。

飭巡道清查州縣詞訟檄　　陳宏謀

自理詞訟。原奉部議定例。責成該管巡道稽查督率。巡到州縣地方。即將訟案號簿提到查核。勒限催審。有關積賊刁棍衙蠹及胥役弊閭等情。立即親提究治。仍將未完幾件開單移司報院。如玩延不結。即行詳參。知府直隸州未結詞訟。亦即照此辦理等因。法至善也。乃茲據兩司會議。以一道所轄之州縣。多寡遠近不同。一時

難以徧歷請通飭各州縣各於月底將一月准理事件開列事由已結者就簿登銷其有證佐未齊原被患病不能依期完結者亦於册內據實登明各於次月之朔呈送巡道查核逐月例換院司府廳批發事件各聽原行衙門催辦並飭分理之丞倅各衙此式一體申送查核等情惟查自理詞訟逐月造報久奉定例祇因事涉繁冗造報不信徒繁無益所以近又定例責成巡道到縣就近提到號簿逐一稽核既有號簿可查不必再令各屬造報如果巡道每到一縣即肯坐守查辦未結詞訟縱號簿或有遺漏而有告無審之事兩造必然告發不難查出正可即此參核以定所報之虛實今若令其

巡道所司者案件催趲所辦免詞訟未必道而州縣已擬於奔飭矣

月底造報勢必仍如從前止將已完者造入塞責又成故套本部院滋任悉心體訪從前雖議行月報仍然漫無稽核亦未曾催結一案近則報者亦少更有全然不報則所報之有無遺漏更無從查考矣至於道員所轄州縣至多不過十餘處二三十處如駐劄之縣正可日日查催原不待巡方始查其餘各縣道有因公往辦及查勘公出之事經過之州縣停驂數日即可查辦其不在沿途者相離大路亦不過數十里至遠不過一二百里迂道一行亦自不難何至憚此一二月之程不肯一往況此等州縣之民生利弊水利農田皆賴巡道經心措置主持諺語所謂一道之慘舒繫焉者又不必以爲詞

訟而詞訟亦其大端。非沿途經過之縣道方巡歷。不在沿途即不必巡歷也。況分巡所在原應有放告之事。凡民間冤抑道遠未能赴控者許得就近具控巡道亦可就近辦理。應查審者查審。應提卷者提卷三四日之間即有可以辦結之案。是巡道一到地方是非明白勸戒昭著。庶巡道不爲虛設分巡亦非空行。辦巡一縣。即將一縣先未結而今結者若干。尚有未結者若干。經巡道提審完結者若干。止須簡明開單移司報院。則該縣未結案件之多少巡道辦結案件之多少亦有可考。凡一時未能即結者回署後又復指催。待下次再巡又爲核其虛實。或有赴控者亦可定其虛實。各屬官吏皆知巡

道將到難極疲玩。亦必上緊辦結。得吏亦必不敢任意延擱。清理詞訟之中。即寓策勵屬員。懲戒胥役之道。不得以州縣爲遠。不能分巡爲言。更不可止令造報。不必分巡也。

寄楊清江錫紱書

大抵今日屬員中。能於民事勤勤懇懇。不肯漠視者。皆有志向上。雖所行未盡愜。而略數不差。自當鼓舞而振作之。至於凡事只圖目前地步。不顧民生苦樂者。雖才具敏捷。或自負老到。究於地方無益。實有上司交口推爲能員。而體訪輿論。竟大不然者。三代直道。至今在人。公聽並觀。考言詢事。庶是非黜陟。上下相孚。舉直錯枉。

則民服耳

飭吏八則　　謝振定

一州縣官宜辨其品庸陋無能剛愎自是固不可以牧民而專意逢迎應酬周到者必非認眞辦事之人如果實心實力為地方興利除弊其視缺之繁簡無二也雖僻壤小邑必有應辦之事卽日夜勤勞猶恐不給何為孜孜於世故周旋耶但辦事認眞未能隨俗附和則長吏同寅鮮不以為迂拘甚且相與譏刺之排擠之矣故眾惡眾好不可不察而訪察臧否在各道府尤親切宜有責成

一州縣宜節其用除署中修膳日用應酬外各上司有

規禮有攤捐項有幫貼項有一切解費册費考棚費多者萬餘金少亦不減五六千金州縣養廉俸銀不過千餘金而費用如許是從何來上司能設法籌畫爲之省去費用庶責其廉而罪其貪於勢爲順於心爲安

一州縣宜禁其奢侈儉門養廉亦以端化自是作吏之要近來外官輿服僕從之盛飲饌應酬之豐雖較前稍減而積習未除爲害不小甚貪污枉斷皆似必於此基其源邇醉遊樂在大吏倡之更易爲力至官僚寄友終日宴飲或與僕吏讙譁晝夜聚賭恬不爲怪此風尤宜痛懲

一州縣官養其廉恥州縣官縱不自愛重未有不顧體面者也上憲視屬吏無論賢否皆等之隸卒吏胥所以日下凡有憲札事無鉅細輒以參揭套文重加申飭遂爲累牘嚴示而不信行無怪州縣一切皆視爲具文此其弊在書吏幕友率意鐵行上司所不及察至於上憲差提委員徒滋煩擾殊非政體似宜斟酌

一州縣倉穀勿輕准借糶每年春借秋還直是官吏家人藉此分肥毫無實惠及民每次稟請借糶司房使費甚重挪移虧空弊竇多端惟荒年發賑萬不得已然且昧心染指比比皆是何怪民間之盜賊紛紛也

一州縣利弊宜責令指陳何事當興何事當革不妨各

抒所見縷悉上呈大吏藉以覘牧令之才識知地方
之情形因而措施得當旌別有權在實心任事者可
得所稟承即有意見長者亦從茲鼓勵或者不致任
意廢弛也
一州縣勿輕更調官不久於其任雖敏才未能裨於地
方如上憲謙沖懇摯使賢良吏得以盡心利濟豈必
急急於遷擢乎用才獎善不窒自新之路不開躁進
之門大君子當有灼見或有案件差錯札調來省最
足滋累或實缺州縣藉端赴省夤緣干求最爲惡習
卽有司官逢五十日必上衙門似亦煩瑣有事不妨
每日求見無事則測學可也

一州縣毋任欺罔凡牧令事無輕重必由道府轉申中途阻格累月經年且緊要事必與首府首縣商通辦理往往變幻失眞由謀蒙蔽上司殊難覺察而外州縣必有坐省家人與院司吏役及首府首縣家人勾通探聽凡大憲言語喜怒壓遞略調事未舉而通省皆知彌縫賄緣無所不至此賢否所以難辨而錯置未易允當也若使事可徑達機不外洩則屬吏之志可通而上憲之柄不搖矣

取賢否册　賀漢復

爲策取官員賢否事照得本部院職任撫綏撫綏之權首任察吏未有吏治不清而能嘉惠元元者也茲値莅

任之初激揚伊始有司布列既廣一人耳目難周因思各郡之賢否不能欺司道各邑之賢否不能欺府廳佐貳首領之賢否不能欺堂官若能從公品騭絕無混淆何難肅清吏治但恐司道府廳等官不無養驕市恩之習憂讒畏譏之心或以資格爲拘泥或徇請託爲委蛇或保全親識或嚀囑津要或希趨承而隱庇大奸或聽誣謗而中傷正直或惜窮途而姑容竊位一路之吏徒開三尺之法莫逃不幾以　朝廷彰善癉惡之典爲行人顛倒漁利之資乎言之痛心急宜痛革本部院端本澄源則於各屬所有各官賢否合行查取爲此仰司官吏即將撫屬大小官員秉公确訪嚴加品題某官

德政卓著某官治行平常某官才不稱職務各繪心肖貌刻畫逼眞據實開塡援引諸考總不得虛應故事中有不肖之尤者另開事蹟備揭呈報以憑糾參本部院即以品定賢否之眞僞定衆筆者之賢否所謂不知其人視其所與者是也如或瞻徇故縱毁譽失眞則本官之治行可知自問無情恐不獨罔之下吏也

八條察吏　　程含章

一郡守牧令中能以經術飾吏治盡心於農桑水利學校人才日與紳士耆民講求型仁培養元氣爲地方興大利除大害效在數十百世者是爲儒吏定當破格保舉

一居心誠樸守潔才明盜息民安政平訟理合境內之人爲一心視百姓之事爲己事或水旱爲災而能盡心救濟全活數萬人者是謂循吏從優保舉

一才具開展吏治精勤除暴安良案無留牘或水旱爲災而能設法捍禦事集而民不擾或奸宄萌動而能掩捕神速害去而人不知者是謂能吏從優保舉

一遇事勤勤懇懇不辭勞瘁或虛心學習或聞過知改或守優於才或才優於守或熟習兵刑或精通錢穀或善於緝捕或達於河工是雖賢不如循吏才不如能吏而一長可取亦當並蓄兼收隨事保舉

一聽斷不勤案多不結或偏執粗率顛倒是非或驗訊

用度奢侈從無有不貪者此古人所謂惟儉可以養廉

不實枉縱人命或約束不嚴丁役肆擾或捕務廢弛盜賊滋多或境有豪棍土豪訟棍窩家賭局教匪方術皆是而不除或地有災荒而不報乃如之人縱使操守可信而民間之受累已多是謂昏庸之吏立予參革

一用度奢侈債累滿身或狂竟美姿車馬如雲或朝歌夜絃日高不起或耽心麴蘗罔恤民艱或侈談詩文曠誤職守乃如之人縱使不貪不酷倉庫必致侵虧即不侵虧民事必多惰廢是謂荒淫之吏立予參革

一性情浮躁行止卑污或居心險詐挾制長官或作事乖張擾累百姓是謂惡劣之吏立予參革

一婪索贓私鬻獄賣法或藉端苛斂或侵虧錢糧或審

斷案件並不細心研鞫一味刑求致有冤濫或非刑拷打致斃無辜是謂貪酷之吏立予參革治罪

杜州縣交代積弊議　張師誠

爲酌擬革除州縣交代通融積習以絕新虧而杜弊源事竊照安省倉庫虧空纍纍清查一次續添一次凡過交代無不遲延輾轉每多通融結報以致虧數日增舊虧未補新虧又起通省倉庫幾無完善之區推原其故大半由於攤款之多攤款約有數種州縣在任之時欲圖侵蝕往往虛報工程等事冒詞力難獨任稟請本管府州分年流攤府州徇情批准恃為護符後任見前任有此辦法亦復效尤遂改換題目另造一案仿照辦理

此其一也州縣卸事之後欠款甚多或捏一名色藉稱因公賠累仍求本管府州批准分年流攤或盡情體說合公立議單分年攤認或以抵款不敷將交項劃出數條歸人攤款或以前攤未交又請展攤數年以爲延宕之計此其一也卽偶爾一虧空之員恐其罪名較重不肯將虧數全行扣出仍删除數款歸人流攤此其一也接任之員其始也未嘗不刻意認眞及至交相勸說見上司批准流攤有案仍卽接收旣接之後又視爲攤款無關緊要並不按日交出任其短缺陳陳相因愈積愈多此等名爲攤款實皆正款總由本管府州姑息市恩一意通融徇隱以致不肖之員肆無顧忌習以爲常又

如墊完民欠私糧存穀寫立欠票物件作抵等類均係積弊大端本司自上年七月到任以來細加訪察得悉前情即經剴切通飭不准混攤以冀痛除積弊現奉特旨清查舊虧所有從前虧抵各款皆當徹底嚴查務令水落石出舊虧既應查明新虧尤宜杜絕若不藉此畫清界限革除積習何以挽狂瀾而杜流弊今就本司管見所及酌擬數條臚列於左

一凡修理一切工程概不准流攤也查州縣修理城垣監獄倉廒衙署廟宇棚廠橋道以及一切工程如遇保固限期實在坍塌應修例准詳請動項原不責令地方官捐賠如果工程緊要必須修葺何難照例詳

請委員勘估領項興修乃近來州縣往往以一詳立案不候批准輒動庫項墊辦旋即浮開用數率稱獨力難支詳請分年攤補竟有並無要工平空捏造專爲交代流攤地步者此等因虧空而捏報工程私求本管府州批准立案遺累後任實爲第一大弊安省似此流攤作抵者處處皆有日多一日若不嚴行革除何以杜欺詐而絕漏巵應請自道光元年起凡有一切地方緊要工程悉令照例通詳聽候委員勘估分別辦理不准再行擅動庫項墊辦率請流攤如未奉司道批准率擅動庫項興修者不准後任接收作抵仍責成該管府州據實詳請撤參倘府州徇情容

隱批准流攤即將府州嚴行揭參或經監盤說合私議流攤即將說合之監盤濫接之後任一併嚴參所攤銀兩分別著賠

一凡一切因公費用概不准議攤也查地方偶有公事或須拏匪犯或備遞差使及一切因公費用本應各歸各任辦理乃州縣於得項則視爲分所應得於公用則不肯自出已貲往往於交卸之後私求本管府州批准分年流攤或懇監盤說合分立議單分年攤認自開此端不肖之員遂相率效尤甚迨賠款紛紛詳稟爲掩飾虧空役挪肥己張本以致攤款日積日多虧空愈積愈大更當嚴行禁革以杜流弊應自道

光元年起不准再有此等流攤名目如果各州縣實有因公賠累過多之事且能辦理妥善者自當酌量調劑倘敢仍蹈前轍卽照前條分別嚴參

一民欠不准再有墊完也查徵收錢糧定例按日計考原所以察州縣之勤惰各牧令如果秉公催科將書差銀匠人等之弊查察革除百姓自必踴躍輸將闔不致任意拖欠無如近來州縣往往任聽書差蒙蔽滋弊日多以致催徵不起及至奏銷不足分數又復規避處分挪新掩舊接任之員亦各輾轉挪移經年累月變成無著此亦攸虧之一大端也查捏報全完例干革職乃竟相習成風任意捏報不可不申嚴禁

絕應自道光元年起凡丁地漕項鹽課等款再不許絲毫墊解如敢規避處分仍前挪解即照例請參並著落本員賠補不許後任接收作抵如後任徇情接收除揭參外即將所墊民欠著落分賠該管府州知情容隱一併參處

一倉項不准作價流交也州縣倉儲米穀麥豆等項均應實儲以備緩急之用定例原不許作價交代乃州縣平日署中食用往往動碾倉穀甚有藉請出糶出借之時私行多糶漁利種種弊竇不一而足蓋私糶可獲重價而交代只須每石作銀六錢是以相率效尤任意動缺名為作價流交又不以實銀交出問其

穀則曰有價問其價則在抵款銀穀兩空實堪痛恨
其或奉文買補由司領去價銀仍不即買轉將價銀
挪用虛出倉收並又以例價不敷擅行挪墊委員盤
驗又往往通同徇隱並不親往丈盤僅取該州縣覆
文率行加結及至交代短缺輒以氣頭廒底爲詞作
爲賠款殊不知氣頭廒底不過數十石一二百石焉
能盈千累萬之多乃相習成風以至通省倉項大半
空虛此亦致虧之一大端也應自道光元年起州縣
倉儲米穀麥豆等項除奉文碾撥及舊虧奏報有案
未經買補各數外其餘應實儲若干不准作價流交
倘有短缺令後任據實揭報不准接收價銀如敢仍

蹈前轍通融接收亦照前條分別嚴參

一接收交代不准私立欠票也查州縣倉庫錢糧絲粟均關 國帑如有虧短應即據實揭報參追治罪不容稍有隱徇如後任通融接收虛出通關例應革職分賠定例不為不嚴乃近來交代往往互相通融私立欠票輾轉流交幾致 國法可廢尚復成何治體更須嚴行革禁力挽頹風應自道光元年起凡遇交代不許絲粟短交如有虧缺責成接收之員據實揭報請參不許稍有容隱倘敢仍行接收期票一經發覺即將本管府州及監盤同前後任一併嚴參治罪

一接收交代不許以物件作抵也查州縣錢糧應儘徵

儘解不容稍有存留致滋虧挪飭交清查案內竟有以陳設玩器及衣物等項暫行作抵者此等物件如果可以售變何難卽時變價移交乃必欲暫抵其爲高擡價值以少抵多顯而易見況倉庫均關　國帑豈容以此等物件作抵急應嚴行禁革應自道光元年起永不許再有此等抵款亦不准後任接收倘敢故違卽嚴參治罪

以上各條皆各州縣掩飾虧挪之弊必須嚴行禁革有犯必懲而其大要尤在本管府州同心協志實力稽查蓋府州爲親臨上司見聞最近不能隱瞞凡州縣交代虧缺不應抵而混抵不應攤而混攤之款雖

有監交說合無不先向本管府州請示如果府州秉公持正監交之員何敢擅行立議接任之員亦何肯濫行接收嗣後如再有濫抵濫收各弊應將本管府州一併題參庶足以昭炯戒其直隸州交代係本管道員專責應照知府一律辦理如此明白通飭庶俾各牧令咸知道光元年以後倉庫一有虧短即嘗嚴參治罪絲毫不能掩飾自必各顧身家諸從節儉積虧之弊可以稍杜矣

答汪方伯書　　曾鏞

呂叔簡曰變民風易變士風難變士風易變仕風難仕風變而天下治所以然者民風從乎俗非必有干譽干

祿之見固結而不可變也。士風從乎學，非遠有患得患失之心，戰悸而不能變也。若仕風則富貴之權誘於外，利害之念迫於中，有欲變而不能自立者矣，有變此而無以自容者矣。董子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爲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今下而州縣，仕也，任變民風士風之責者也。上而督撫，亦仕也，又操變仕風之權者也。督撫之賢者誠不乏人，竊以爲失於粉飾太平之意多也。州縣之不肖誠非一端，竊以爲壞於詘支彌補之故亦不少也。財賦者國之大政，天下之大命也，盛衰興廢靡不由之。今州縣虧空之弊極矣。前此爲上司者既不能慎之於始，姑息調護，釀成巨弊，至於今日新

故相乘各存一切徼倖苟免之心。其護弱者日夜勾稽以免咎。而窮年有所不支。強悍者苟且補苴以干進。而外此舉所不知。又何暇加意於汎汎然之士風民風。爲從容摩厲於農桑學校間哉。是故言兵刑。向曰辦案。今且有所謂做案者矣。言錢穀。向曰交盤。今且有所謂交帳者矣。此仕風一大弊。州縣之不肖。亦上司粉飾之過也。大臣身膺國計民生之寄。即無慮久久發露。罪且及身。一旦橫有方千里之災。一省突有數州縣之盜。倉皇待濟。挪何以給。雖然。欲彌補必設法矣。洵思之設何法。財賦者不雨於天。不湧於地。欲舉一二十年之積弊。驟取償於歲月。非朘民何由得此。夫徵斂之際。貪墨之府

也其所以不敢肆為欲壑者僅僅恃　國家理財持宏綱大體以提防之耳更迫以勢之無可奈何予以事之得所藉口明目張膽何所不為竊恐在虧空之日則相習為盜臣在彌補之時且相習為聚斂臣傷邦本以補國計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也愚謂病無良醫與其病民無寧病國與其愛不能割使責挪那糧在府庫已缺一年之貲而催科說無寧緩無寧渙其大號破格施恩俾天下一空從前之累而徵輸得循舊章除見在州縣本任虧數立限追補外其確為前任之所虧者一并棄去不復窮究於是肅清本源更遵成法按屆輸將庶幾積弊一祛可圖再造料天下賦稅之所入與州縣倉庫之

所虧多不過損　國家半歲費耳未爲大病也而府庫無空名之承受歲時無先期之催科民免浮額之誅求吏少借端之剝削不補而財轉實不彌而法已行豈不直截何計出於董權之所知而事踣於　國家之所難也古今國勢之强弱治亂不患蓄積之不多患度支之無實不在災囚寇盜之有無在吏治人心之動靜孔子與子貢論政至於必不得已曰去食夫之乃所以足之也猶不能爲此則且取州縣之大貪縱者誅之究之奪且追之以懲一時其在中材則且視歷任所虧量其多寡假之歲時或三四年或七八年或十年分年賠補一切急遽苛且之法概行罷去庶幾州縣之職得從容從

事守牧以上亦得以風化相董率而不至以財賦偏注
於一途　國家之財有可得而理師師之風亦不至遽
壞而不然者急則敗矣上以此壓之官官必以此剝之
民幸而無故取怨讟耳設不幸而小小加以災凶寇盜
一夫偏袒千百景從此時即欲傾一邑虧補之數爲一
邑捍禦之需其可得相當耶是故國可貧民必不可使
窮夫豈獨民不可使窮即州縣亦不可使窮也民窮則
亂官窮則貪貪固亂之由也此當今一變仕風之至急
務也至欲正其本原則無非崇節儉節儉之道壞其大
者固莫如上司苞苴之公行歲時舟車之絡繹然上能
絕之使不上行下不能抑之使不自縱則是能節之於

公不能節之於私終無益也每見一行作吏服食起居便詡儒素方其蒞任負逋不貲而遠近偷覦爲金穴輾轉引薦攀援調筌充滿廊廡一人所蝕少者數十多者數百甚或盈千一署之內用以致富者不一奈何其不弱且貧也愚以爲胥役眾害民使令眾害官此皆力宜裁抑者也若夫欲循職守則莫如少更調古今吏治之壞多起於不久其職漢宣帝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久於其職則民服教化其二千石有治理效輒賜金增秩或爵至關內侯道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故其時吏稱職民安業號稱中興宋文帝恭儉勵政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期爲斷元嘉之際四境晏安戸口蕃息亦

三十年在雒上疏言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久長特選橫調損政傷民咎皆在此此實達吏治之言也　國家之爵祿崇卑大小固所以鼓人才年限太拘未免沉滯然亦宜稍稍持久不宜太煩庶幾上下相望賢者得以究其所施中材亦不敢心存苟且故吏之不才者雖終剔梳之不爲驟若見一吏才稍調一缺所調員缺又加調焉而更委員署之且無論五月報政期月已可世難其人恐二三强幹之員轉相促急精神作用不在下民專在上司吏何恃盡心守職之難概見也愚以爲地方多一衙門適多一地方之累官府多一吏調幷多一倉庫之累吏胥得乘閒舞弊故此尤當謹也

若夫羣下之所揣摩。大員之所顧忌。內自獻納之微。外訖軍國之大。有非法制可得而聞者。而今日未敢悉言也。

牧令書輯要卷十終

牧令書原編江跋

甚矣吏治之難也子僑鄭卿黃霸漢相乃子長孟堅修史不列於卿相而退見循吏何哉想其秉筆時深知循吏之難得無子僑黃霸則傳爲減色此子長孟堅之苦心不謀而合者也吏治豈易言哉夫至作吏之時始討爲吏治其生平所讀何書所學何事以古循良自待者當早計之矣今天下制科之文淪入肌骨一第之後所學盡爲無用而所用皆非所學非其過人之才鮮不茫然失據況又有聲色貨利以汨其心卽不然溺情文墨肆志風雅其廢失時事較好聲色貨利者有清濁之分無是非之別也使易其所好而講求實事初雖茫然久

則了然且仕且學亦未爲晚盍一州一邑之中自錢穀兵刑農田水利蠶桑學校捕盜救荒諸大政是六官庶司之所分職而州縣獨兼之甚矣州縣之難也天下者州縣之所積牧令得其人則州縣治州縣無不治則天下治矣顧安所得牧令之賢且多耶世之業醫者衆矣好弈者亦衆矣豈必人人皆扁鵲人人皆弈秋然扁之方爲病設病已而方傳秋之譜以弈成弈久而譜備人苟以扁之方秋之譜思之思之神明而變化之其於病未有不宜於弈未有不勝較私心之創爲方與譜者其難易工拙何如耶致初先生潛心吏治數十餘年輯成牧令一書采自當代名賢法不拘古言不託空質益集

思美矣備矣不以開爲不才屬參訂其用之州縣誠爲

扁之方秋之譜然二子之方與譜雖善苟用違其宜猶

將敗厥事若此書則隨地隨時信手展閱皆能益人神

智固爲牧令之津梁而拈而逝之天下無餘事矣牧令

云乎哉先生可謂不惜金鍼者矣留心吏治者當鑄金

事之戊申八月江開跋